

◎盛世华光

大连湾浪花

李培禹



仲秋，美丽的大连湾格外迷人。她自然而成的“C”字形海岸线结构，随着潮起潮落，涌起浪花朵朵，亲近着孩童的脚面，融入了人们的欢声笑语之中。我在这个最美的季节来到大连时，已是夜色阑珊。海风轻拂，海面平静，完全不见了浪花的影子。而我，胸中一种难抑的期待，恰似起伏的浪花在奔涌。

这个夜晚，大连湾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海港之夜。

大连东濒黄海，西临渤海，是一座风光旖旎的美丽海滨城市，它还是国家软件、信息服务基地之一，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地之一，东北亚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中心之一。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交通压力加大，南北岸之间的绕行拥堵、行车难，已严重掣肘着经济发展，而辽阔的海面就是南北交通的阻隔。鉴于大连湾海域航运繁忙，还要保证大型舰船的通行，无法用架设跨海大桥来解决。何时能有一条海底隧道，实现南北两岸大贯通，几乎成了几代大连人的梦想。

2019年初春，随着“渔汛”的到来，拂面的海风变得轻柔。大连湾南岸竖起了一个个工程围挡，继而北岸也出现了身穿红色“中交”工装的施工人员。

在实施“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大连湾海底隧道和光明路延伸工程于开始建设，全部工期50个月，计划到2023年，建设者将把一条双向六车道的海底隧道快速路交给大连人民，这也是大型央企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继胜利完成港珠澳大桥建设任务后，在大连湾承建的我国北方首条大型沉管海底隧道工程。

这天，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进入最后一节沉管“E18”安装的重要节点，即E18管节一头将与E17管节完成海底对接，一头将完成整个海底隧道与出海巷道口的对接，相当于大桥、大坝建设中的一次“合龙”，而且是在神秘的海底。

是夜，大连湾美丽依旧，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海边散步，一片祥和。然而，就在他们不远处，在施工船上、在浪涌的海底、在项目总部信息化指挥中心，数百名“中交一航”建设者正全力奋战，这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夜晚啊！

在海边文化广场痴痴望着大连湾海面的人群中，有不少工程建设者的家人和亲友，范亚婷就是我相识的一位，她带着6岁的儿子，刚读完英语绘本，心就飞向丈夫孙磊身边了。我认识的其实是亚婷的丈夫孙磊。初到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采访，接待我们并全面介绍情况的正是孙磊。小伙子穿着“中交一航”的工装，清秀的面庞，清晰地解答着各种提问，特别是谈到工程建设中的多项科技创新，更是如数家珍。直到有人来请示工作，我们才听到一声“孙总”的称呼——他是大连湾海底隧道这项总投资超过200亿元的大型重点工程的副总工程师。

32岁的孙磊这天清晨第一批登上了

“津安3号”指挥船，他站在甲板上列队整齐的员工中间，和大家齐声高喊：“我要安全！成功，成功！”这是常年在海上作业的职工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国家队”识人，孙磊顺利入职。刚报到，他就被派往最艰苦的远海工程，一去就是6年。6年工程一线的磨砺，他挺过来了，而且经受了连续5个春节坚守岗位岗位的考验。女友范亚婷却“撑不住”了，大学毕业时，她举着应聘简历直投孙磊的企业，管他天涯海角，管他艰苦不艰苦！2020年8月，大连湾工程即将进入海底隧道沉管安装的关键阶段，上级一纸调令：孙磊任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孙磊从南方转战东北，他深知这是一项浩大的重点工程，6个工区的近万名职工，成百上千道复杂交叉的不同工序，都要由他这个“副总”来协调作战，合力推进，以确保总项目的按时完工。孙磊在10年一线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地组建了“示范岗”团队，他带着这个团队没日没夜地摸爬滚打在工地上，发现问题及时预警，遇到困难帮助解决。他笑着告诉我：“其实就是一支督战队呀，我们叫示范岗，大家都能接受，也好使。”孙总的“好使”，有效地提前了工期，包括这海底隧道全部18个沉管安装最后收官之战提前到来。

范亚婷的话打动了我的心，她说：“孙磊每争取到工期提前一天，都会高兴地告诉我，我和他击掌相庆；但我心里想，要是能拖一拖就好了，工程一完不知他又被派到哪里去了。儿子以前只认识视频中的爸爸，小团队那天，儿子问孙磊：你不是在手机里吗？”

我知道，8月5日，大连湾的夜晚，对许多先期完成施工任务的建设者来说，也是一个难眠之夜。重点工程的大兵团作战，体现在6个工区上，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的6个师。率先出海作战的是六工区，因为铺设海底隧道，首先要对海底的基础进行爆破开挖。施工海域深处距水面30多米，地基层层存在大量渣沟、时槽、孤石等不良

地质，岩面起伏大，岩质均匀性差，甚至还有足以让轮船碰撞沉没的暗礁。我们看到3艘爆破船，形状如变形金刚的6台钢铁钻机在船舷站成一排，煞是威风！

堪称海上船舶精爆精挖专家的李义彬，文质彬彬一帅哥。这个2005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材生，如今已是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的爆破总工。他统领着3艘大型爆破船，2019年9月进入大连湾主战场，已完成炸礁量150万立方米，清挖海底淤泥800多万立方米，起爆高性能胶质炸药两千多吨。我们原以为这可算是“惊天动地”了，肯定会有“大片”的情节。李义彬却连说：“没有，真的没有。”他说，海底炸礁并不“轰隆隆”地那么响，水深6米以下，一般的碎石也不会崩出水面。只是遇到突发恶劣气候，风急浪大，会紧张；还有就是偶尔发生“盲炮”，要慎重处理。瞧，这些“惊险”的经历，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

大连湾啊，请记住，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和我一样守候在海边，期待着胜利消息传来的建设者中，一定还会有他们——孙江伟，国内全漂浮式基床平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孙悦锋，检测中心的“当家花旦”，她为研制耐用百年的机制砂做出了突出贡献；侯晋芳，工地上的女博士，科技创新的“大管家”，公司已有多项成果荣获了中国海洋学会、中国交通集团的科学技术奖；贺涛，1997年出生，最年轻的主办施工员，质量把关不讲情面，被称为工地上的“小包公”；权军校，施工船上的“大厨”，能让100多张嘴不称好……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大连湾已是夜深人静。终于，23点30分，前方传来喜讯：在大连湾海底，长148米、宽33.4米、高9.7米、重约5万吨，吃水量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的“E18沉管”，经过17.5个小时的紧张施工，平稳精准地沉入水下25米处基槽。测控数据显示，E18管节安装精度满足设计要求。由此，我国北方首条跨海沉管隧道——大连湾海底隧道沉管安装工程圆满收官。

人们一片欢腾。许多人仍不愿离去，他们遥望着海上的施工船队，准备迎接亲人的顺利返航。

午夜，大连湾上空升起绚烂的焰火，满天的礼花辉映在海面上，恰似海水涌起一朵朵浪花。



公室里拍几张照片？”

“没问题，到哪间都行。”男子不但态度友好，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来，向左边第一间办公室指了指，兰便进去拍照。我进入左边第二间，抓拍了几张。当我们拍照完，走出办公室，向男子致谢，准备下楼时，他把手一挥，把我们领到临海的一间大办公室。青蓝色的海港就在眼下。真美！男子指着停靠在岸边的一艘橘色的大船，骄傲地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这真是个好地方，后看有缤纷的彩色房，前看有妩媚的海港水。除了这个男子外，每个办公室都是空的。

他指着墙上了一幅冰山的照片给我们看。画面是圣约翰港港口，一只橘色的大船正向大海驶去，港口外是一座巨大又雪白的冰山。从视角看，似是站在这个办公室照的。真是难得的美景！

“每年五六月份，站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看见冰山漂来。现在8月初，看不到了，你们来得不是时候。”他说得坦然，完全觉得不会引起羡慕嫉妒。

“现在气候变暖，北极熊随着冰山漂下来，我们这边都能看见。”他更是语不惊死人死不休。“冰山不是越漂越小，最后都化掉了吗？北极熊怎么办？”我问。“北极熊会上岸来，然后找路回到北边去。”那画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了。不过，听听也让我们满足了。

问男子的名字，得知他叫保罗，再次向他致谢。临别前，兰问保罗：“你以前遇见过像我们这样闯进来的疯狂游客吗？”“从没见过。”

很久以前，东汉大臣、史学家班固在他所写的《汉书·乐志》中，曾提到了一个词，叫“象人”。按三国时魏国人孟康的解释，所谓“象人”，指的是扮演鱼、虾、狮子的艺人。也就是说，至少在近两千年前，北方大地上就已经有舞狮的艺人存在了。

一只八面威风的狮子，披一身浓密油亮的金黄色皮毛，眼瞪四方，俯瞰众生，稍一不爽，张嘴一吼便地动山摇了。所以，闲暇之余，喜庆之时，当把一张狮子皮断然披到身上，八面威风地抖擞跳跃，仿佛整个人顿时也有了一身挥霍不完的精神，更有令人臣服的威猛，顿时就娱乐了大众，更鼓舞了自己。但中国原本并没有狮子，它和龙、麒麟一样，只存在于神话中。汉朝时狮子从西域传入，人们在惊奇之余模仿它的外貌、动作，渐成狮舞。第一次舞狮的场面没有被文字记载下来，但只要稍一闭眼细想，沸腾的喜悦之情还是立即扑面而来。生而为人，人们在天地间有那么多的无奈，于是像鸟一样凌空、鱼一样遨游、狮子一样雄健，一直是人们深潜于心的理想，在黄昏时仰头眺望。

那时候置身苍凉高阔环境里的北方人，还很少知道在很南的南面，广州府新安有一个很小的村庄，村边有一条很深的水沟。在当地客家话里，田野间的水沟被称为“圳”，很深的水沟，那便是“深圳”了。这个地名始见于史籍是1410年，即明永乐八年，清初年才建墟，然后渐渐繁衍壮大，炊烟日盛。等到一个叫黄连胜的小男孩在很深的水沟西面那个叫上川的地方出生时，已经是1906年，大清王朝也只剩下5年光景了。在这之前，比黄连胜年长59岁的黄飞鸿早就成为洪拳大师，名冠岭南一带了。广东人尚武，洪拳、刘拳、蔡拳、李拳、莫拳那时已经形成，盛年男子纷纷投身其间，以热血与激情全力捶打自己的肌肉与筋骨，强手如林，蔚为壮观。据清光绪年间的《大清绅士全书·御前侍卫》统计，当时岭南两广籍的“大内高手”达62名，其中来自广东的就多达53名。

黄连胜9岁时拜师学的也是武术。世事动荡，列强接踵而至，因鸦片引发的战争已经持续多年，竖船利炮堵到家门口了，满目疮痍。好男儿当自强，至少要凭一身过硬的拳脚安身立命。国弱民贫中，心忧天下的人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猛如虎，壮如狮，威震四方，驱敌如神。尚武与舞狮便这样不由分说融合到了一起。

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得清黄连胜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舞狮的，是学武一段时间后还是同时起步？五代十国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渡，兴于北方的舞狮活动也渐渐传入岭南地区，原名为瑞狮，意为吉祥如意，因为“瑞”字方言谐音“睡”，便有人将其改为“醒狮”，寓意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这项活动本来就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狮子”头上扎有一只角，成为驱邪避害的祥瑞物，威猛粗犷，长相夸张，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起舞助兴，蔚为壮观。舞者身手越矫健，舞得就越出彩，于是学武之人扛起舞狮大任，便也顺理成章了。

年少的黄连胜登上了这个舞台，他在模仿狮子的挪腾跳跃和伏、坐、叩首中一点点长大。然后为了谋生，他赴海外，先是当海员，各国漂泊，继而1937年，他在香港开起“叙胜堂”武馆，很快名声大噪，学艺者达上千人。这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战开始，兵锋步步逼近，日子越发局促不安起来。第二年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旋即占领了黄连胜的老家宝安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

狮舞腾跃

林那北

越过深圳河，香港也沦陷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憋屈支撑了几年，熬到抗战胜利，黄连胜终于回到深圳，回到宝安，回到他久违的上川，还是干老本行：开馆授徒，授他心爱的武术和醒狮，同时行医济世。

一人饰双面大头佛手执大葵扇在前引狮，两人饰出洞狮子，在平地、平台做出睁眼、洗须、舔身、抖毛等一系列动作，或到3米多高的高台翻滚，在6米多高的高杆上采青以及做出抢炮、踢炮之类的绝活；而给人拜年时，则巧妙破解主人给出的七星伴月阵、蟹阵、蛇阵、蜈蚣阵等等象形阵式，按章法逐一进行，如破七星伴月阵从正东小盆破起，依南、西、北之序，最后破中心大盆，摆出皆大欢喜对联或吉利字样，引来一片叫好。躲在夸张华丽的“狮子皮”之下的两人，以四平马步、叉步等20多种步法，默契配合，模拟出狮子栩栩如生造型，以及喜、怒、哀、乐、动、静、惊、疑等花样百出的各种情绪神态，憨态可掬，生机勃勃。重复别人容易，创新却难，但黄连胜的醒狮舞却不断出新，道具虽也是传统的舞狮造型，舞蹈动作则以洪门拳为主体，又结合五大南拳等精华，自创36点、72点、108点拳法，无论登高、跳跃还是腾转，动作都高难惊险，地域文化特征浓郁，力量、平衡、胆量和技巧日趋完美，成为当地夺目的文化品牌。

沧海桑田，曾经的广东府新安，现在是深圳宝安区。而黄连胜的老家上川，现在则成为一个有着36000多人的上川社区，不仅有920多家商铺和130多家工厂企业，更集商贸、工业、居住于一体，配有8700平方米的科普小公园和100多平方米的图书阅览室等等。2022年来我此参观时，没有见到黄连胜，他已经于38年前，即1984年离世了。但新安街道却特地在黄氏宗祠附近，设立一个“上川黄连胜醒狮文化馆”，陈列醒狮舞的图片、影像和文字资料，以及狮头、狮被、旗帜、器械、服装、乐器等醒狮舞的道具，并细细列数醒狮传承发展的历史脉络。

我就是从馆内一张张老照片里看到黄连胜的，清瘦、精干、五官舒展、目光如炬。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弟子黄兴良接办上川黄连胜醒狮团，1991年开始带领醒狮团参加各类醒狮比赛，连续3年获得西乡醒狮舞比赛冠军。至今已发展了上合、河东、河西、开屏、鬼田、盐田、耗业和乐群等8支队伍，骨干团队40人，学艺者上千，甚至连黄连胜年少当海员时曾抵达过的印度、荷兰等地也很盛行。2016年和2017年这里还连续承办了“黄连胜杯”粤港澳大湾区醒狮邀请赛，以扩大醒狮舞的影响，并激发更多年轻人投入舞狮队伍。2019年上川黄连胜醒狮舞申遗，2021年被授予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自强、健壮、欢乐、喜庆、吉祥，黄连胜一辈子所追求的醒狮技艺，愈发得以弘扬。唤醒狮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是他的理想。如果地下有知，他应该非常欣慰。



江夏的水意

张子影

来到武汉市江夏区，令人惊奇的是江夏的水。江夏区境内湖泊众多，有名有姓的有22处之多，湖水千娇百媚，地名也千姿百态：写史古典的有团墩湖、青菱湖、牛山湖等；写史传奇的有梁子湖、鲁湖、上涉湖等，还有一处叫汤逊湖这个西化名称的，是国内最大的城中湖。

江夏水多，从空中向下俯瞰，无数的湖、塘、池、泊，如一面面银镜，星罗棋布地散布在江夏区内，“三山三水三分田，还有一分是家园”这一江夏独特的自然格局，是江夏人的生活依靠，更是江夏人的情感自豪。

江夏的湖中，最著名的当数梁子湖，湖水清澈晶莹，水质纯净无污染，湖水终年恬静无风，清碧的湖面宛若一块巨大的翡翠宝石。梁子湖令人称奇的是它的构造：湖中有岛，岛中有湖，湖心中又有岛。巨大的一泓清碧，岛湖相倚，湖岛叠嶂，水中含山，山中藏水，风景秀丽，蔚为壮观。

梁子湖是湖北容水量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有三分之二面积在江夏区域内。所以当地人说，来江夏，不可不游的是梁子湖，不能不遇的亦是梁子湖。在江夏的每一天，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车，兜兜转转中，时常在某个不经意的转弯间，就看见了它，远远近近地，那如翡翠似翠的湖水，绝对超出我们的视线错过。关于梁子湖，民间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据说梁子湖原名“娘子湖”。一千多年前，娘子湖是一片陆地，名曰唐高县。县内有一对母子，得了道人指点，说某某兆头出现，此地可能会发生地陷，应迅速跑去高地以避大祸。果然不久之后的一天，预兆出现了，但母子俩却放弃弃自逃生，跑回村子报信。此时大雨滂沱，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母子俩依旧勇敢地奔跑着，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撤离。众乡亲刚刚跑到山上，只听一阵轰响，回头望去，只见山崩地陷，转眼山下的高唐县城沉没了，涌起一片汪洋。母子俩来不及逃离，落入滚滚波涛，眼看灭顶之灾将临，忽然从水下升起一

扇巨大的荷叶，将母子俩托起，送至湖心岛上。幸免于难的乡亲们，为了感谢这对母子的报信之恩，将大湖取名“娘子湖”。日久天长，“娘子湖”谐音作了“梁子湖”。

自从听了这个故事，每次见到梁子湖，我总尽量多停留片刻，看着湖水，感受它多情温润的气息。我仿佛看见了汹涌波涛中起伏挣扎的那对母子，在危急存亡的头头，是他们身上善良倔强的天性之光击退了尘世的灾难，也铺就了他们的幸运之路。于是，梁子湖加倍受江夏人喜爱。

幅员广阔的梁子湖成就了江夏天然的“鱼米之乡”。湖水中特产的各种鱼类多达百余种，我能叫得上名字的有草鱼、青鱼、鳊鱼、鳊鱼、鳊鱼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武昌鱼。除了鱼类，梁子湖还盛产多种水产，藕、莲、茭白、藜蒿等，它们果都是水中尤物，无一不润洁如玉，无一不色香味俱全。“江夏熟，荆楚足。”江夏人已把他们的莲子米、桂子米、藜蒿头、鱼丸等等特产远销国内外。

江夏有一年一度的赏荷采莲节。那些日子，盛装登场的梁子湖又有另一番风姿。登高台远望，但见荷叶田田，荷花袅袅，十里荷塘，漾百里荷香，千顷湖面，展万旌招摇。远近八方的人们，呼妻唤子携朋伴友，鲜衣轻履迤迤而至，笑语欢声好不热闹。你下得高台来，走进荷塘走进莲海，那漫天漫地的莲荷，绿的叶，粉的花，莹润滴翠，如锦似霞，美得令人心旷神怡，艳得令人惊心动魄。江夏人不仅用湖水莲田置景，还用荷叶荷花烹制菜肴茶点，并且为这些美食取了各种动人动心的名字：荷塘三宝、荷花凉糕、荷叶斩蛋……

多少年过去了，日月更替而湖水如昔，以碧波荡漾的湖光山色，静默对抗无涯的时光，水意葱茏的梁子湖，是江夏最好的背景和名片。阔无边际的湖水以最大的篇幅拥抱我们，关于勇敢、善良、奋斗与幸福美好的关系。

寻找彩色房

蔡维忠（美国）

圣约翰市是加拿大纽芬兰省首府，凭山俯海，房屋从海港一直建到山顶。

我和兰走在靠近海港、游人如织的大街上，看见一家画廊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图片，整个画面都是彩色房，鳞次栉比，依山而上。在画面的最上都是两座标志性的建筑，一座像是教堂，另一座是现代建筑，外观由多种色块组成。两座标志性建筑下面则是各式彩色房，红、黄、青、蓝、棕、桔，各种颜色争奇斗艳，合在一起又那么融洽。虽然彩色房在圣约翰随处可见，这样笼括全景的画面却很难得。兰用手机把画面照下来，我们要寻找能亲眼看到这个画面的地方。

第二天，根据宾馆前台女士的指点，我们把车开到国王路附近，果然看到许多彩色房。一条街上七八栋房子，每栋都涂一种颜色，但没有两栋是同样色彩的。其实，每一栋单独看多突出，放在一起却展示一种特殊的美。

在一栋蓝色房子外见到一簇花丛，红、蓝、粉、黄等各种颜色，杂然而有序，我们便停下来欣赏并拍照。一位男子走过来把放在花丛后面的工具拿开，并为工具妨碍拍照画面而道歉。他是房主。房主真是友好。兰乘机从手机里找出那张全景彩色房的照片给他看。房主往山上指了指，说标志性建筑双塔教堂和科学博物馆（多种色块现代建筑）就在最高处。而我们所在的地方，已在画面中，只是视线被周围的房子挡住，无法看到全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是指这种情形了。

怎么看到整个画面呢？兰看中了附近一栋玻璃墙大楼，“到楼上去，从楼顶上可以看到整个画面。”“那是私人办公楼，人家会让你进办公室观看？”我有些怀疑。“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我们走进大楼一层，没见设前台，便径直走进电梯，按了最顶层，第十层。走出电梯，恰好有一位女士走过，兰叫住她，问是否可以看山上的房子。

“很遗憾，以前是可以的，我们有时会带客人参观，但现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项活动停止了。”女士有些歉意。

“到第九层。”兰发出指令。我们下到第九层，这层是大西洋拖船有限公司的办公室。环绕电梯是一圈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没关紧的门。我推开，喊声哈喽。里边没人答应，我们便走进。眼前豁然开朗，走廊宽阔，面朝山的一边是一排办公室，门都开着，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山上彩色的房子。办公室里都有办公桌，桌上有电脑，但没人。我们不敢贸然闯进办公室，转向走廊左端，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半个山坡。赶紧掏出手机，猛按几下，照下了山上的双塔教堂、科学博物馆以及它们以下的许多彩色房。

一两分钟后，我们回到电梯，心里有几分得意。在大楼一层的餐馆吃寿司午餐，兰又动起心思来：“再上九楼。”这次要把相机准备好。

推开九层那半掩的门，发现情况有变，左边第三个办公室坐着个中年男子。“山上的房子真美，我们能不能到办